

李重人的诗友圈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董运生 胡江华

李重人(1909~1969年),原四川省奉节县柏杨坝(今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)人,我国现当代著名中医学家、中医教育家,也是诗人与书法家。《龙池山馆诗》是他1947年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,集子中他与诸多诗友的酬唱往来之作,生动地勾勒出一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万县地区文人活动的生动图景。



李重人为人谦和、医文兼修,龙池山馆是他位于万县乌龙池的寓所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不少机构西迁,诸多文士亦随之居留万县。龙池山馆可谓乱世中的文化沙龙,不少文士于此雅集,以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为媒介,交流思想、慰藉情感,即使主人不在家亦不妨碍活动照常进行。且看《逸鸿、抱青、雨耕、大坚雅集敞庐作画,适予以事未与其盛,归见巨制,为赋此律》:“高会龙池日,主人适远游。江山增藻绘,文酒足风流。满座皆名士,孤怀逐野鸥。归来认鸿爪,重与话中秋。”李重人外出远游,但这并不妨碍高逸鸿、傅狷夫、刘雨耕、魏大坚等书画界知名人士于龙池山馆雅集,由此不难看出李重人的宽厚品性与人格魅力。

李重人交游甚广,在他的诗友圈中,

母亲来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“妈妈下来了哟!”清晨六点多,我被父亲的来电吵醒。我立马起床洗漱去接母亲。母亲不识字,走哪都是父亲带路。印象中她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我在所在的小城,可每次来,不是和我们一起,就是和父亲一路。母亲的反常,让我感觉她像小孩子突然离家出走一样。

前不久,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想来耍。我口中答应要得,由于事情多,却没放在心上。听说母亲一个人坐车来我家时,我感到既惊讶又内疚。从接到父亲的电话起,我就一直担心,母亲会不会坐过站,会不会走丢?

我小跑着到母亲下车的车站。站台上人来人往,车来车去,像赶集一样。6点50分,故乡方向的客车来了一辆,我睁大眼睛看车内,却没看见母亲被岁月压弯的身影。我有些急了,拨打母亲的手机,响了很久却没有人接。我的心悬起了。

7点一刻,一辆故乡方向的车缓缓驶入车站。隔着茶色窗玻璃,我看见车内有一个穿白底红花绵绸衣服的老妇人,脊背微弯,那不是母亲又是谁?下车时,她一手扶着车门,胸前斜挂着黑色的磨得有些发亮的仿皮小包,包上印着一朵红色的桃花,我想起了她一直喜欢唱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”。她只会唱那一句,那一句她唱了一辈子。

母亲弯着腰抓住车门把手一步一步走下车,车上的售票员在身后大声喊,慢点慢点。她今年也七十了,膝盖一直有旧疾,但不影响行走。

握住母亲粗糙扎人、枯瘦松弛的手,我的心踏实了,也疼了。我深深感觉母亲的手像当年外婆的手,看来她老了,我一直以为她还年轻,谁知她已在我的疏忽中悄然变老了。

母亲穿着黑色灯草绒胶板鞋,我怕胶底板踩在地板上打滑,就用左手扶住她的右臂。她甩开我,躬背夺步往前走,每一步都稳稳地,我也就没再管她。走到红绿灯路口,我告诉母亲:“等那个灯箱里的人变成绿色了,我们就可以走了。”她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抓住我,生疼,仿佛抓着一棵救命树。我感觉她浑身都在抖,安抚她没事,绿灯亮了就可以走了。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,母亲在乡下没见过这场面。她既倔强又胆小,有一年她背了一背篓红苕藤回家,谁知竟背回来一条乌梢蛇,还好

不是毒蛇,若不是父亲在家,那条蛇一定会钻进床底。那次母亲被蛇吓得嘴青面黑。

绿灯亮了,当公路两旁的人像潮水般涌向对面时,我对身旁的母亲说可以走了。没想到她先我一步跨到了斑马线上,她迈开老腿小跑起来,任凭我大声喊不要跑。周围的人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,母亲似乎没看到这些。此刻倔强的她,像一匹脱缰的马。她的两手一前一后甩着,像挑着一担粪在田野里横冲直撞。她率先跑到人行道上,站在一棵黄葛树下,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撒在母亲身上金灿灿的,她微胖白皙的脸庞还没有多少褶皱,晶莹剔透的汗珠子从额头上滑落又掉到地上。

“妈,以后过马路像我们一样走,不要跑。”我极力平复情绪,小声对她说。

“跑更快些嘛,反正没车。”她像一个年迈的赛跑冠军得意地说道,浑然不知刚刚有多危险。多数司机都遵守交通规则,还是有极少数人为了抢一秒的时间闯红灯。

母亲从我的话语中,还有路人的眼神中,似乎感觉到自己犯错了。回家的路上,她不再说话,眼神变得闪躲,走路小心翼翼。回到家,我把她安排在客房休息,因为她凌晨4点就起床了。

安顿好母亲,我去菜市场买菜,正在选鸡,电话响了,是邻居,她问我是不是有人在家,家里的防盗门被拍得砰砰响。“没有呀!”我有点蒙,随后想起被我锁在家的母亲,撒腿就往回跑。

打开门的那一瞬间,我看见母亲蜷缩在门口,她昏花凹陷的双眼布满了惊恐。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,并反复说道,不该把门反锁。

“晓丽,妈没给你丢脸吧!”我回家时,楼上楼下的邻居都站在家门口,有的安抚我妈,有的给我打电话发微信,还反问我哪个把母亲关在家里了。

原来母亲睡了一会儿起来找我,防盗门却打不开,她像在乡下一样砰砰地敲门,以为声音越大外面的人就越容易听到。

吃过中饭,我让母亲去卧室休息,自己在沙发上小憩。睡梦中,我感觉有人一直盯着我。我惊恐地睁大双眼,一看是母亲,她站在身边,双手捧着蓝色的空调被正准备给我盖。见我醒了,她边给我盖被子边说:“晓丽,晚上不要熬夜,对身体不好。”

大体可分为医界同仁、文艺界人士、政商界人士三类。与李重人酬唱的医学同仁有陈无咎、冉雪峰、沈仲圭、王渭川、尹莘农、郑惠伯等,除记录生活外,他们亦借诗歌抒发医者济世情怀。且以《次韵陈无咎二首》中的第一首为例:“暖暖姝姝浪负名,宁知天网掩八纮。西方贤圣同心理,南浦鲋生共幸荣。妙契遥搜金匱秘,长才独掣北溟鲸。三千水击博空去,莫漚沮洳笑蛙蛭。”1930年,李重人与向塾苏同去上海考察、学习,同年12月就学于陆渊雷主办的“国医学院”,先后结识了陆渊雷、陈无咎、时逸人等著名中医,返万后仍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。在这首诗中,李重人既表达了对前辈的敬仰,也展现了自己融通中西医的学术视野,抒发了自己的医学抱负。这首诗既是两位医家的心灵对话,也是传统中医面临现代挑战时的一份诗性宣言。

再看《访冉雪峰董家岩即席口号三首》中的第二首:“秘笈搜雠乐有余,闲中今古足幽居。凭将卅载呕心诀,著有千秋救世书。”李重人、冉雪峰同为儒医,交情深厚,李重人以简单数语就勾勒出了一位隐居著述的医者形象,其中洋溢着浓重的学术理想与济世之心。

在《龙池山馆诗》展现的诗友圈里,文艺界人士是浓墨重彩的一笔,这些人因共同的志趣而凝聚到一起,在艺术的天地里互相温润、砥砺品格。

和李重人有诗文交集的文士有刘孟伉、刘雨耕、马丝白、徐悲鸿、徐元白、徐澄宇、杨大钧、高逸鸿、傅狷夫、高兰等。在这部分诗友中,李重人与刘孟伉友情最深,二人均生于七曜山下,至万县后过从甚密,李重人还多次为刘孟伉传递消息、掩护其撤离。且看《喜晤芝叟》:“七曜山头此霸才,开州有约又却回。寥天白雁不传书,江上故人来不来。一别风雨六经春,寒梅岁岁动离情。今朝中庭喜雀噪,山馆日斜逢雨耕。雨耕示我诗数首,纸上顿惊龙蛇走。读罢歉馑正怀人,贺老忽报来芝叟。揽衣倒屣迎跼踉,入门但听笑语狂。乍

母亲在我旁边坐了下来,她说她刚刚做了个梦,地坝上晒的苞谷被偏东雨打湿完了,还长了很长的芽子。她又说她进城是想来看看,现在看了,她要回去了。我了解母亲,她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正犯难,父亲打电话来了,我让母亲接电话。母亲在电话里说要回去,父亲说了母亲一通,说再怎么也要歇一晚。母亲听了父亲的话答应歇一晚,我绷紧的神经才松弛开来。

外婆还没去世时,母亲有两个家——一个在望月垭,一个在枫香湾。后来外婆走了,母亲说她只有归途了。我不晓得她大字不识,这些字眼是从哪里学来的。她还说女儿的家不是她的家,她的家却是女儿永远的家。

整个下午,母亲从沙发这头移到沙发那头,从卧室走到阳台,没消停过。夕阳的余晖映红楼对面那片窗时,母亲站在阳台上眺望着不远的丛林,风从太白岩上吹来,吹到了她额头上的几根银发,也吹疼了我的心房。

父亲曾说母亲常在家中念叨我,来到我家,她又念她的鸡鸭鹅。我的外婆以前也是这样,是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?她们一生都在山里,与土地为伴,与父辈相依,一背太阳一背雨,干不完的活,操不完的心,把最好的瓜果蔬菜、鸡鸭鹅留给子孙后代,直到生命终止。

母亲来了,从故乡来了,可她不属于这座城,这座城也给不了她山川河流,炊烟人家……

见喜心翻倒极,反疑梦里今何夕。”写此诗时,李重人与刘孟伉已6年未见,彼时刘孟伉正在七曜山中打游击。听说刘孟伉来,李重人慌得鞋子都没穿好就出门迎接,因太过欢喜,竟怀疑此次相遇究竟是梦是真。

再看《和悲鸿〈题孤竹图〉》:“化龙有奇士,人山爱隐君。凤篁自成韵,何必托青云。”在与徐悲鸿的和诗中,李重人以竹子为意象,有力地展示了士人独立自守的风骨。

在李重人的诗友圈里,亦有不少政商界人士,如金仲椿、陈禅心、王晓籟、穆守志、刘云雄、刘哲雄、彭光汉、胡次威等。

彭光汉是川军少将,与李重人的父亲李建之关系较好。李家曾有数十亩典质已久的田地,到1939年时才为彭光汉慷慨赎回。对此,李重人满怀感激,并于别离6年后写下如此诗句:“忆昔艰难日,感君慷慨行。风尘轻一别,梦寐想高情。弱岁投戎旅,频年驻锦城。蜀中老名将,髀肉应重生。”

胡次威是从万县走出去的现代著名法学家、政治家,曾于浙江兰溪搞自治实践。在《送别胡次威》一文中,李重人既满怀惜别之意,又不至于对方匡时救世的勉励。

李重人与诗友们的诗歌交流并非是对现实的逃避,而是隐逸意识与忧患情怀的交织,他们在隐逸中坚守文化理想,在忧患中心系家国命运。他们通过诗文唱和活动,坚定了操守,砥砺了品格,赓续了文脉。且看《和湘芷庵人日雅集元韵》:“雅集兰亭见古情,高斋镇日拥书城。雄谈已接陈惊座,孤愤常怀阮步兵。巴蜀江山称独固,梁园风月与谁清。当筵有客赓长句,我欲裁诗愧后成。”全诗沟通历史、现实、心理三重时空,既借雅集展示了乱世中文化的传承与文人的坚守,也以阮籍的孤愤浇筑自己及同道人人心中的块垒,以巴蜀独固与梁园风月相对,表达了对时世的深沉忧患。

《龙池山馆诗》中的诗友圈,不仅记录了动荡年代里文人的交往活动,亦为地方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在战火纷飞、家国危难的岁月里,这些作者们以诗歌活动构筑了精神家园,增强了文化的韧性。李重人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,他不仅以医术救治生命,也以诗作滋养心灵。

岁月的风尘已经远去,书页已有些发黄,不少字迹变得漫漶不清,今日重读这些诗篇,审视《龙池山馆诗》中的诗友圈,我们仍能感受到士人在艰难时世中维系文化命脉的豪情、心系家国的热忱,而这,正是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的。

